

禮書卷第八十九

祀明堂

大示地示土示之辨

社與后土之辨

祀明堂

我將詩

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

入學習吹

為時饗帝

是月也大饗帝

祭曲禮曰大饗不問

卜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性曰郊血大饗饗牲

樂記曰祀於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

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

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

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庭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或以衣冕東晉或以大裘梁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弁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傳三獻於一獻隋於雩

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大半

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

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

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

東晉

梁朱弁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傳三獻於一獻隋於雩

增行三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
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

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

宗伯大赦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

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六樂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盟平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大祝辨六號三曰示

號若去后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彫玉人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崑崙之示以夏

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去崑崙東南

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去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

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

禮記言北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

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

樂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

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

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

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禋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感於識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苟卿所謂郊則非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墀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月令

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顓氏之子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

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
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
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
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
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
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
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
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
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主神黎所食
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

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鬻子皇天后土左
氏曰君戴皇蓋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
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
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
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第八十九終

禮書九十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旅旅陳也陳其祭祀也焉禮不如祀之俗上帝五帝也

司尊彝大喪存其彝彝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彝彝則陳之在即徹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眡瞭大

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廢其樂器

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上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
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
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檀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職金版上帝則用至於司尊彝之存其彝彝師
之陳樂器既瞭之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其則非
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廢樂而
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
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

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
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
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廢樂器為明器
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
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北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北

命於南郊北凡天地之大教類杜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類

而為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類上帝大會同造于朝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

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

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

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哉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
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
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
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
類是禱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
稷宗廟非大哉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
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
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所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
造上帝大師於其所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禱於
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
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
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吉

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
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
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
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
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雲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旱暵之事謂雩也暵氣也知司農曰皇舞蒙羽舞

玄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仲和司農云魯魯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而不得雨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陰也知

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禮弓曰歲旱禮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凡邦之大裁歌哭

而請有歌者有哭者以異悲哀感神靈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

神雲漢之詩所謂索神不舉喪愛斯牲也黨正春秋祭禘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稻人亦宜位知祭社稷云稻人

旱暵共其雩斂稻急水者也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

祠大故兵寇也天災夜厲水旱也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愚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

早若喪月令仲夏命樂師備鞀鞀均瑟瑟管簫執于戚文羽調

竿笙箎簧飭鍾磬祝欽為祈六雩帝音祭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以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

謂為壇南郊之旁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欽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方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則修雩禮以求雨因著王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

諸侯以下雩上公周父及春夏雩雩禮有禱饗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也凡邦之大威歌哭而請旱又是大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非邦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德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

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爽仰炎帝配赤帝怒王帝配含樞細少皞配白招拒顛帝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祭法雩祭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相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七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神之神不生為報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義七年左傳曰郊祀方以初農事故故雩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

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皆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於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周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太微之一不言祈穀禮言五帝論語曰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祈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祈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菴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菑首行與王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相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文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魚魯助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祭各不辨大者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貢然則何以不言

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

凡祈澤曰雩稱大國禱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爲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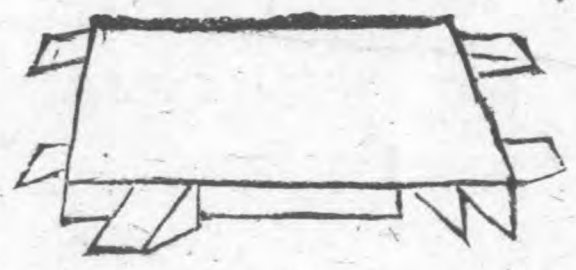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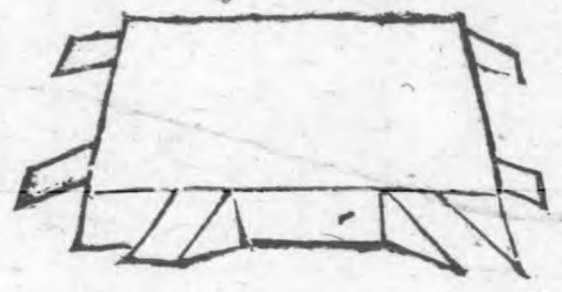
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

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
 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
 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
 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
 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
 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
 上公然周禮小祀小祭祀逆風兩寧風早則百辟亦
 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禋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
 為雩門先需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
 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
 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
 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
 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

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
 於東禮梁雩必自郊但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
 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禮梁齊及言雩然雩樂以舞為盛後
 世或選善詠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禮北齊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摺夫主執鎮

圭纒藉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司也謂民事君也天子常春今朝日秋分夕月又曰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主其即為也取投於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此為壇之營以四者日月星辰非日於東郊非月於西郊掌次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索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

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曰凡樂

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官

祭日夜明祭月王宮曰壇正君也日稱君宮曰壇也夜明月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

大采象席五采五就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

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曰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

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

因郊壇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

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

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

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

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

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幣重索其牲體則實柴

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纒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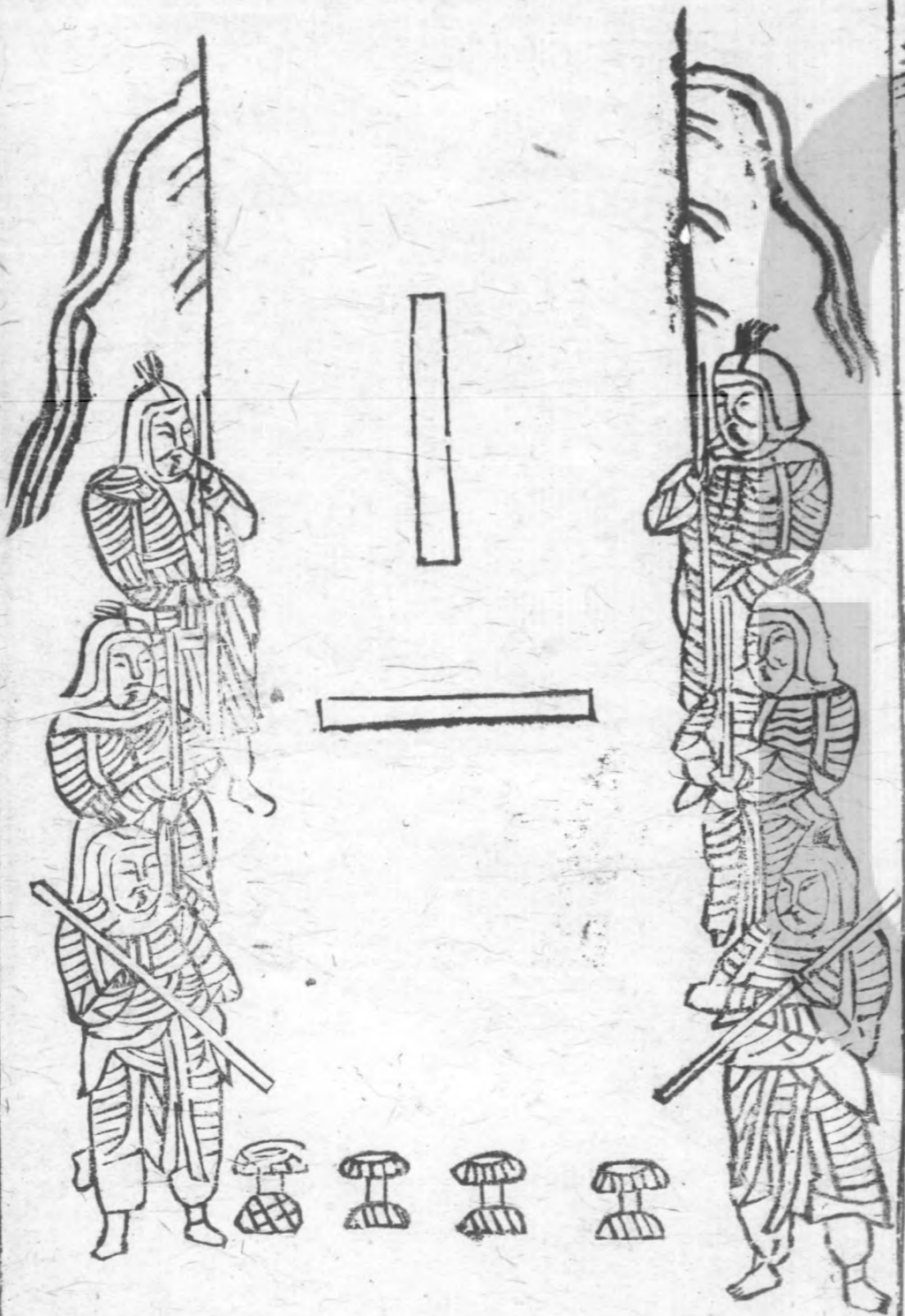
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幣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幣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繅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凡日始月焉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曰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城中方四丈深四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

表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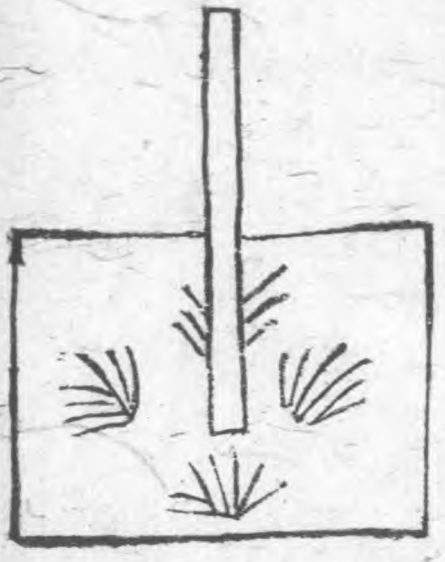
四望 四方

表貉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禡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貉讀為十日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持氣勢之增倍也其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陣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号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打豆是也古者將射則祭

四望



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為禡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壘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儀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添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
告武成詩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
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
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
卽以祀地旅四望璋卽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
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樂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銜旁招以
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
四望則前祀春秋魯僖公免牲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
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哀公六年江漢隴漳楚之望也 禍
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懼以罪也韓宣子

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昭七年周共王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群望昭七年晉語成王盟諸侯于
歧陽楚爲荆蠻置郊蒞設望表與鮮卑守燎三正記
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
岱及淮爲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
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
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
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
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

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
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
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
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
於大祝衍祭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
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
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
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
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
冕其位苑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
茆晉語所謂置苑苑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
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

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禘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
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
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
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
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

東勾若南祝駘
土西葦收此

元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
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
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
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帗舞者則
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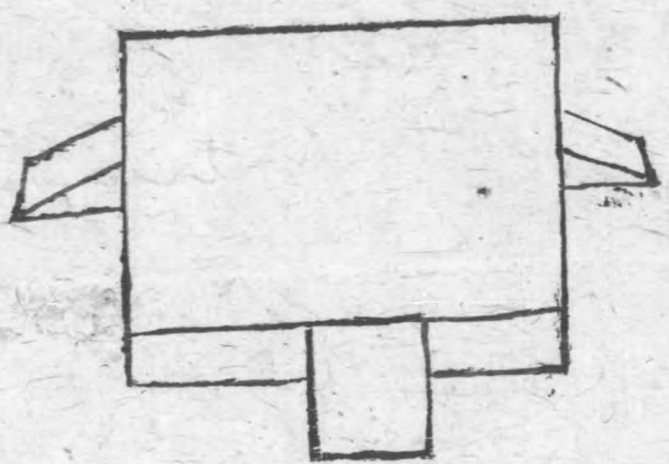
祭則地示也於禘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
 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蜃尊鬯人凡山
 川四方用蜃其舞皇舞舜師教羽舜帥一而
 舜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鬮之其牲色則
 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
 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
 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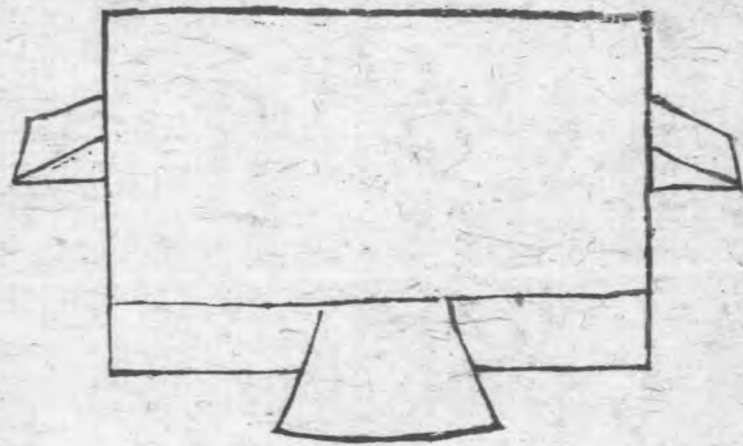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九十二

社稷
 王社
 諸侯社稷
 大夫以下社
 亳社
 市社
 社主

社稷



王社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邦司農去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社稷后土麥田正之神壇壇者增埒田主田神后土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

之封畿九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壇謂壇且及增埒也

上有社壇今時界矣不言後者稷社之細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

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符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社稷之職

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

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立乘共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社祭祭地示也州長

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厲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帔舞師

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陰祀祭地也如及社稷媒氏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

士

勝國土國也土國之社奄其土而機其下使无所通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房山氏之子曰社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祭所

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禘於禮類者其正禮而為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

而止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用牲幣

又謂次祀凡師甸用

牲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封于大神

社及方凡師不功則

助率主車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

社祭土取財焉

鬯人凡祭祀社

壇用大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族

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

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郊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侍日所用

軍以師行被社農分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建

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在社也大社有寇戎之事則保郊

祀于社郊司農去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无令寇侵犯之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

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甚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其下為北牆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以祭社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

以先愷樂獻于社兵樂曰愷獻于社獻于社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奉猶送也送齋于廟與社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

里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小子掌珥于社稷珥社稷以牲頭祭州者農社之事用

大司寇大軍旅泣戮于社社謂社在軍者也士師若

奈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曲禮曰國

君去其國曰奈何去社稷也又曰國君死社稷又曰問

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月令仲春擇元

日命民社社后土也後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季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曾子問曰諸侯

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

謂殺地謂教令田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

利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

事鬼神之神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又曰三獻三獻祭社稷五祀郊特牲曰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

於北墉下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墉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為群姓所立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

而已薄社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

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國主社示本也中雷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築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注祭社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明堂位曰春社秋省大傳曰牧之野

武王之大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祭法曰王為

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

置社群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為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裘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周尚左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天子社稷皆曰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泰誓曰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也泰誓下曰郊社不修庸田曰

冢土戎醜攸行冢上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冢土社也縣詩曰迺立

以我齋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后土也秋祭社与四方為五縣詩曰迺立

秋報社稷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幣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殺而不取責之

伐鼓于朝退自責哀七年魯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以其三國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
侯危社稷則變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
社稷祭稷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
之說以社為五土摠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
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
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
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散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
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
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

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
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
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
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
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庶民豈得祭地乎為鄭學
者通之而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
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
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稷降於天故
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
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生一而后
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
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
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

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
 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
 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
 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
 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
 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
 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
 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
 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
 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為后土
 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
 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
 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示也是社
 為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
 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
 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
 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
 氏之稷列山氏以柱之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
 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
 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
 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
 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蓋王社

侯社國中之上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上孔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武

帝議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

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

未聞藉田有之也

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社為藉而報此說非也果王社為藉而設必有稷也

蓋王

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

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草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韓詩外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社包社

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

王之祭社稷春有新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祠公于社春

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

大歲之類祭小宗大故天裁之弥祀祝大君行有宜宮成

有衎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

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

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

其罇大壘

用大壘而登人掌之則有壘探可知

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

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墮原隍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成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太稷為稷社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且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

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黃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召誥用牲于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無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 教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

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二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

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 則社坐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

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松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群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

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立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築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

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檮檀杏以南書社五百社氏二十五家為一社

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

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醜黨祭崇鯁百家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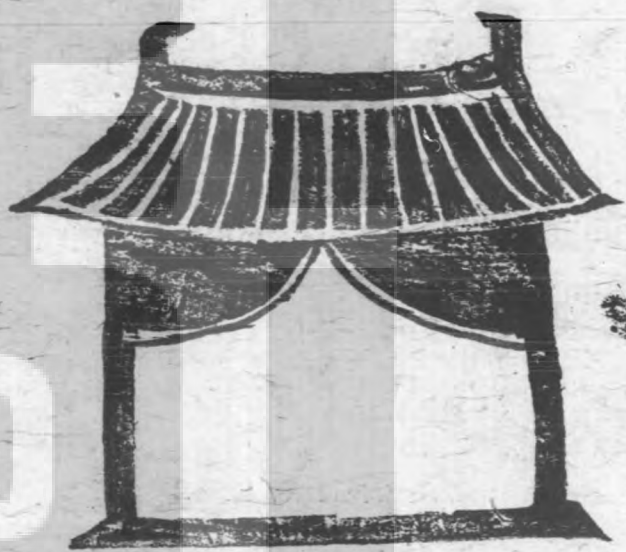
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

別社崇醜之等差耳禮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

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共築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一

人畢作則羨卒盡起丘乘共築盛則牢醴亦在所

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
 其說是也左傳有云 芝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
 以謂自秦以下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
 社不始於秦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 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

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也

商之社商始有薄正義曰風雨

媅氏凡

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勝國亡國也士國之社奄其上其下

其罪 喪祝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

國之社稷則為之尸以刑官為尸畧之也左氏襄三十年左傳曰鳥

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又曰間于兩社亳社

大社也又曰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哀四

年書亳社災七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同公羊

曰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

社蓋拊其上而柴其下薄社災記異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

事上穀梁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宗廟屏戒也立於

於廟之外以為屏蔽而致其下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

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

者得之為惡者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

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韓詩傳曰古國之社以戒諸

侯人之戒在於挑爻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鄰士

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

天子諸侯必存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

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

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宗之亳社也

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

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拊上棧下不受天

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

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藝也

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戒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

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

市社

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
貨賄出其度量溥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
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
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三車春
秋傳曰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
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
秋及鄭玄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
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
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
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
主請五數長五尺唯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

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
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
二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
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
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
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哀二十二年左果埋其半則不
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禮書卷第九十三

蜡

臘

釁禮

蜡臘附



蜡主先嗇而祭司嗇則先
 嗇居主位而司嗇居配位
 矣蜡祭及天宗而天宗者
 日月之類日月雖尊非其
 所主故記言大蜡八而日
 月不與也鄉飲酒禮僕固
 尊矣不居正位與此同意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大宗伯以鬯辜
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
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
襦考工記梓人張獸侯以息燕鄭氏曰休農息老物月令孟冬天子
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
而休息之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
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
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

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
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息氏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禮運曰昔者
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明堂位
曰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傳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
曰大蜡秦初曰臘後曰嘉平左氏曰虞不臘矣楊子曰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勝臘也
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
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鬯辜其樂六

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

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其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表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

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
方則黃鍾為均於理或然

釁禮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

祀玄謂珥讀為蚌祈或為剗用毛牲曰剗珥社稷

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

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既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

雞牲釁朝用羊門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釁謂釁鼓也春秋

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釁浴謂以香鬯人大喪共其

釁鬯釁尸以鬯酒士師凡剗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沈辜

用駝可也玄謂幾讀為剗珥當為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玄謂殺讀為剗珥當為

玄謂殺雞取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

血血謂其尸鬯介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蚺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

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春秋傳

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又曰魯叔孫為子孟

鍾饗大夫以落之孟子曰牛何之將以釁鍾說文曰釁

血祭也象祭竈也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

注與少唐制鍾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

將出師則豶豚一釁鼓

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

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亦名者不

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駝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豶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刳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謂祈幾皆當為刳而珥當為岬毛牲曰刳羽牲曰岬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岬皆於屋下於是以前珥為釁其詳不可考也

羊人九祈珥共羊牲士師九刳珥秦氏牲犬人九幾珥用駝雞

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岬則岬非特用牲矣鄭之說誤也

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記曰有司事畢反命于寢君子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氏曰君廟服者不至廟也大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可爵弁而不冕牲駝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臯以岬社此先王之所弃也大祝隋釁令鐘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釁浴之於釁禮各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按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為薦血誤矣

禮書九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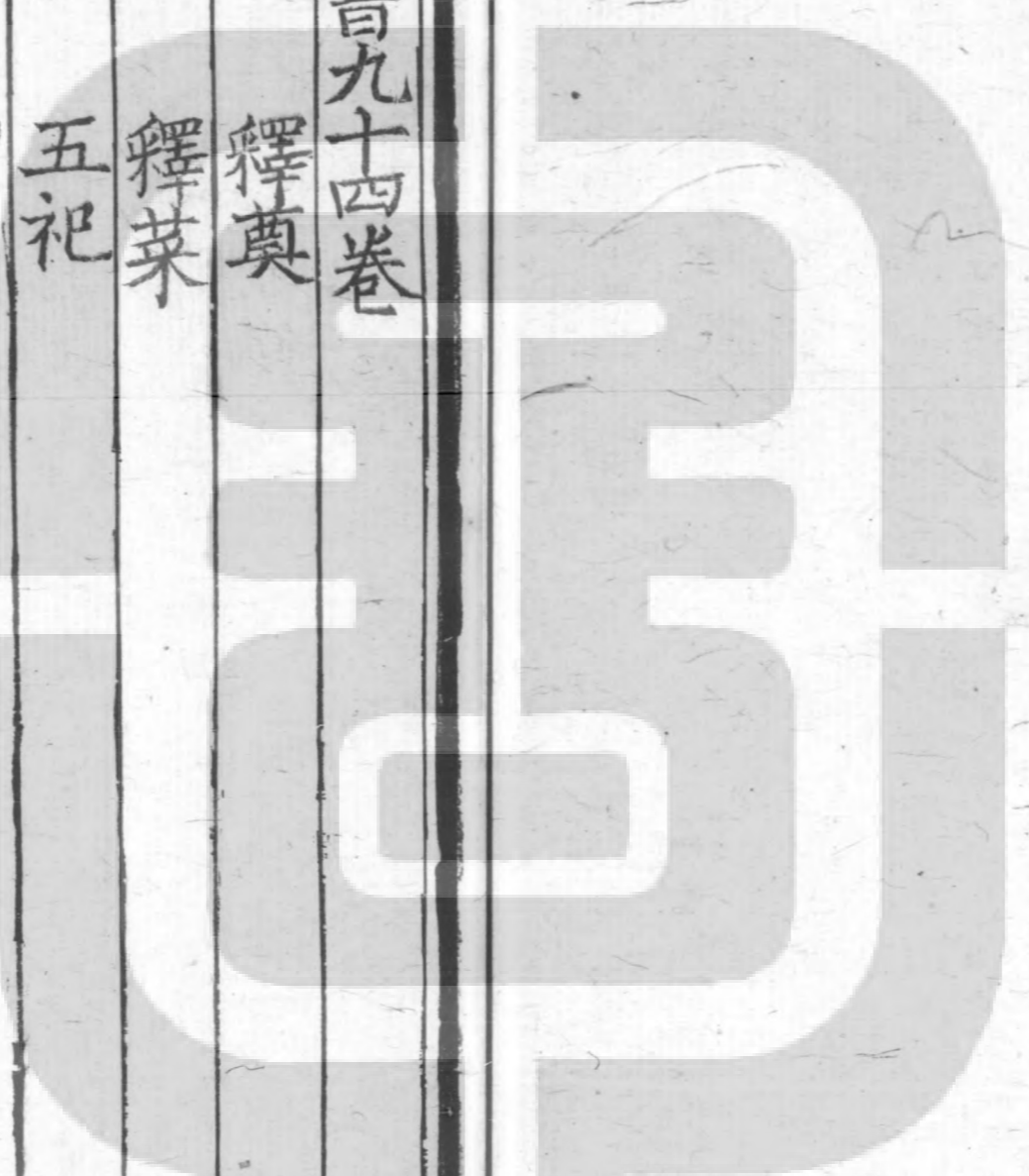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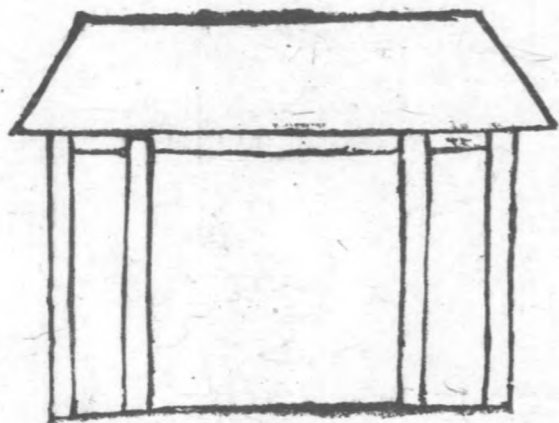
釋奠

釋菜

五祀

釋

奠
行室中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奠奠幣禮先師也文

王世子允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又亦如之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

奠者設薦饌酒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

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者當與鄰國合也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為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志於始立學者

既興器用幣與合為樂然後釋菜菜芹藻之屬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

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馬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釋菜于東序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有司卒事支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

宗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

行舍奠曾子問曰凡告必用幣幣及之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賈公彥曰非時

而祭曰奠以其不日只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儀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又釋幣于

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

于室薦脯醢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客出謹入也席于阼

薦脯醢三獻魏齊王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顏

回配宋文帝時釋奠裴松之議應舜六佾宜設軒懸之樂性牢器幣悉依上公齊武帝時喻

希議用宋元嘉故事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

釋奠孔子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春秋二仲嘗行其

禮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

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

回曰出行事其郡學立孔顏朔博士以下亦每月朝隋

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唐武德

中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初以博士

為祭主許敬宗奏曰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

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祠稱皇帝謹遣司

業亞獻博士終獻州學刺史初獻上佐亞獻博士終獻
縣學令初獻丞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正觀中太宗
幸國子學觀釋奠永崇二年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
元十一年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後釋
奠文宣王始用宮縣之樂後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
令攝三公行禮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等
皆合赴監觀禮

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

無迎尸以下事

賈公彥曰奠之為言
停停饌具而已

考之儀禮聘賓歸至于

襴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
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解於尸未至之前則
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
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

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禴亦
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學
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夕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
師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
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
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
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
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
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

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釋菜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

鄭司農云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為摯菜直為蔬食菜

莖美之菜鄭康成云舍即釋也始入學必舍菜札先師也菜蔬藻之屬

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

夢

舍萌猶釋菜也儀禮士婚禮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以籩祭菜蓋用董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

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

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

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

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闔牖戶詩采

芣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予以采

蔡南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采蘋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
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左傳苟有明信澗谿
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汚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禮記月令仲春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高然
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喪大記大夫既殯而君往焉
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
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
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儻于東
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

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
其摯也東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
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
喪禮君視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
焉釋菜于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釋菜
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尸先師婦之廟見而已
哉婚禮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凡席于北方南面祝
鹽婦盥于門外婦執笄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笄菜入祝
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記
曰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蓋婦菜盛以笄笄飾以緇
被纁裏加之于橋橋設於門外婦盥執笄以入坐奠

于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董菹故有是說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五祀

春祀戶

夏祀竈

季夏祀中雷

秋祀門

冬祀井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

先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祭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胃周制也王制大夫祭五祀

先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死地祭三耳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春

先脾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戶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北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

先脾至此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此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俎設饌于庭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孟夏其祀竈

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為尊也孟秋其祀門祭先

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中雷猶中室也土王中央而神在室古

者五在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于戶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脾肝各一他皆加祀戶之禮

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以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也於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

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氣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

外之西為較壞厚二寸廣五尺輪貫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是月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文魯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

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

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

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亦吉畢獻

祝而後上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禮運曰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五

祀正法則也家主中雷國主社郊特牲云三獻文謂社稷五祀也

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

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非大神所祈報天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

者爾樂記則有祀樂幽則有鬼神思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王堂室居加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雷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

先祀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婦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疢禱於五祀司

命曰厲其時又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其祠司

命秋祠厲也或者舍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設也春秋傳

曰厲厲也歸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五祀玄謂

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合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女其食於水顓氏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小祝大喪分禱五祀王七祀

五者司農曰大厲平生出入以告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儀禮既夕既疾病

乃行禱于五祀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聘禮賓釋幣于行歸釋幣

于門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鄭云五祀祭五德之帝或曰禘禘蒸嘗及

大後漢志國家亦有五祀之祭其禮簡於社稷云劉昭曰五

祀門戶井江都集禮載白虎通云戶祭脾竈祭肺中雷

祭心門祭肝井祭腎者脾土也春木旺故以勝祭之即

如是終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心土位在中央至尊故

祭心者五岳之尊者也故祭之水最卑不得食所勝制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

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則以五祀

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

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

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

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

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

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

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

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

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

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

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

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

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

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

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

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

祀於冬戶在內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

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

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

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

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

牲小司徒小祭祀其牲九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

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管子問既殯而祭

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

不酢則九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

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鄉以上宗廟
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
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禮書卷第九十四終

禮書卷第九十五

- 雞彝
- 烏彝
- 斝彝
- 黃彝
- 虎彝
- 雉彝
- 犧彝
- 象尊
- 壺尊
- 著尊
- 大尊
- 山尊

蜚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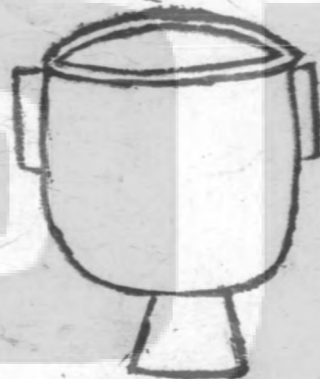
虎彝



黃彝



斝彝



鳥彝



雞彝



兕彝

犧尊



象尊



壺尊



著尊



大尊



山尊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酌器所用在

量之多少未詳鄭司農云齊酒不貳為尊者皆下酌副益也 冪人掌共中冪祭祀以疏布巾

冪八尊以疏布者天 以畫布巾 冪六彝示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 小宗

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賓客鬱人掌裸審裸審謂彝及舟與瓊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及葬共其裸器遂 糴之與鬯之彝 司

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

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

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

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此自有壘知司

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象尊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壘臣之所欲也詩曰鉶之聲矣維壘之取尊讀

為稱之曰稱蓋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商以斝用以黃目亦雅曰斝自壘或曰著尊著地然足明堂位曰著南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

曰尊以黃目大尊六豆之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

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惟禹為印皇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壘之形 九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

醴齊縮酌盎齊洗酌凡酒恪酌大齊存鬱彝司約凡大約刻書於

宗彝善於宗廟之六彝 禮記禮運夫禮之初污尊而抔飲汚尊盞地為尊抔飲

手掬 禮器犧尊疏布冪禴杓此以素為貴也又曰五獻

之尊門外正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又曰君

西酌犧象天人東酌壘尊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

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

山壘鬱尊用黃目素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

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斝周以黃目祭統勒大命施于烝彝鼎玉藻九尊必
上玄酒惟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斝士側尊用禁詩曰
犧尊將將書曰宗彝藻火又曰班宗彝作分器左傳
藉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昭十五臧武仲曰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襄十爾雅彝曰壘器也小壘謂
之坎又曰卣中尊也詩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
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
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
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
也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
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之美也大和
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太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

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
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犧與毛鄭義異未知
孰是先儒謂袷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

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
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
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
昭十五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襄十九則

彝之為常可知矣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
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
裸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
兩壺尊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其朝踐用兩
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

后氏以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蓋虞氏尚陶故泰
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
亦木矣書稱宗彝絺繡而宗彝在周爲毳衣則虎
彝雌彝有虞以前之彝也說文稱壺是吾尊昆吾
祝融之後則壺尊商以前之尊也春秋傳曰燕之以
斝耳賂齊則斝固有耳矣記曰黃目鬱氣之上尊黃
者中也目者清明之氣也則黃其色也目其象也蓋
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
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雌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
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
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
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
虎雌尊以山大以虎雌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夫

雞東方之物仁也而牛大牲也膏鄉宜於春鳥南方
之物禮也而象大獸也產於南越此王者所以用
祠禴也周彝黃則商彝白矣白者陰之質義也黃
者陰之美信也著以象陽降而著地壺以象陰周
而藏物此先王所以用嘗烝也太玄曰陽氣潛萌於
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則冬之爲信可知矣虎義獸
也雌智獸也自禴率而上之至于祖因合食焉義
也及於祖之所自出義之至也審其昭穆尊卑不
使紊焉智也皆升而合食乎其所出智之至也恭則
象道之見於事業山則象道之顯於仁夫道之見
於事業而顯諸仁則可以王天下可以王天下則
可以禘祫矣此先王所以用追享朝享然雞鳥虎
雌黃目犧象山罍之飾或刻或畫不可得而知也

詩與禮記左傳國語皆言犧

詩曰犧尊將將託曰君出此犧象犧尊亦在帟主傳曰犧象不

出西周語曰犧人薦醴

特司尊三彝言獻尊則犧者尊之飾獻者

尊之鳥也先儒讀犧為娑讀斝為稼或云犧

飾以翡翠象飾以象骨或曰犧飾以鳳凰斝飾以

禾稼皆臆論也王肅謂昔魯郡於地中得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則象尊尊為

象形耳此又不可考也尊之為物其上有蓋其面有

臯其下有足少牢司宮啓二尊之蓋罽奠于於上特

祀禮覆兩焉蓋在南王藻曰惟君西尊少儀曰尊壺

者面其臯此尊之形制也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

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

謂壺有足誤也大射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牀尊

甒在南皆玄尊酒在此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

有玄酒特牲尊于戶東玄酒在西詞亦曰九尊必上

玄酒則兩尊之設一以盛玄酒一以盛齊矣春則雞

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明水雞彝

盛鬱鬯而斝黃虎雉之相為用亦若此也此先儒

謂雞彝虎彝專盛明水鳥彝黃雉彝專盛鬱鬯

恐不然也尊彝之量先儒謂尊實五十彝實

三斗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祿而已其實少尊則獻

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款

丞彝

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禮器曰鬱

氣之上尊雞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

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國

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

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勒大命施于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勒大命者施于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禮書卷第九十五終

禮書卷第九十六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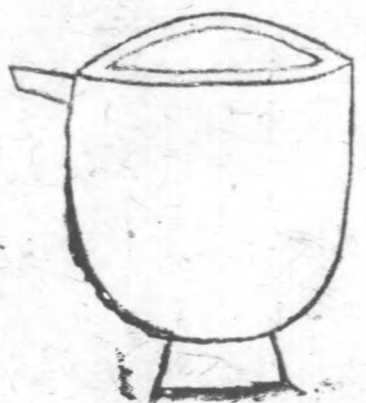
祀天犧尊

山罍

金罍

大罍

卣



書曰秬鬯二卣詩與左傳曰秬鬯一卣爾雅曰鬯卣
 鬯器也又曰卣中尊郭氏曰不大不小蓋卣盛鬯之器也古
 者人臣受卣以卣不以彝則鬯之未裸也實卣其將
 裸則實彝矣周禮鬯人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
 食始脩滌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尊之屬尊
 者彝為上鬯為下然卣盛鬯而獻尊之屬盛齊酒
 則卣與獻象異矣其飾或滌或畫不可考也

祀天犧尊



寡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記曰犧尊
 疏布冪擇杓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於上或曰夏商禮
 然明堂上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
 犧於上理或然也

金罍金飾



大罍



周禮甸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大罍司尊彝春祠夏
 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
 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
 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昨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大尊
 大古之瓦尊山罍也亦刻而書之為山罍之形詩曰
 我姑酌彼金罍毛氏曰人
 君黃金罍又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罍又曰餅之罄矣維罍之耻禮記曰廟堂之上罍
 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又
 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儀禮燕大射設洗于阼階東南
 罍水在東孔穎達曰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
 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罍
 之象謹按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
 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言
 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說黃金罍謂天
 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爾雅曰彝
 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說文曰罍龜目尊以木為之郭
 璞曰罍形以壺大者受一斛
 司尊彝犧象之尊王與后之所獻罍諸臣之所昨

則罍於尊矣先儒曰罍尊上尊罍下尊記曰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

瓦甒燕禮君尊瓦大卿大夫士旅以壺大射膳尊兩

甒卿大夫士旅亦以壺士喪奠以兩甒而祭以壺則

壺賤於瓦尊矣夫有汚尊罍也然後有瓦大有瓦

大然後有山罍罍或作櫛許慎曰罍龜目尊以木

為之則罍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氏謂

人君黃金罍孔穎達謂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

周南王者之風則黃金罍謂天子也於理或然韓詩

謂天子罍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考罍之別

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周禮鬯人祭祀社

壇用大罍則盛鬯者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者

也然則罍之為器豈施於一哉曰禮天子禮諸侯如

諸侯之相為賓春秋之時齊侯鄉食魯侯孔子曰犧

象不出門則諸侯相饗用犧象矣燕禮君尊瓦大

卿大夫壺大射膳尊瓦甒卿大夫壺則諸侯燕臣用

壺矣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之

臣亦以壺也詩言我姑酌彼金罍其鄉食臣之禮歟禮

左獻之尊門內蓋君尊瓦甒卿大夫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觀喪大記棺槨之制大夫容壺士容甒則壺大於甒可知矣漢梁孝主

有罍樽直千金後世寶之其制蓋侈於古也

禮書卷第九十七

圓壺

方壺

廢禁

楸

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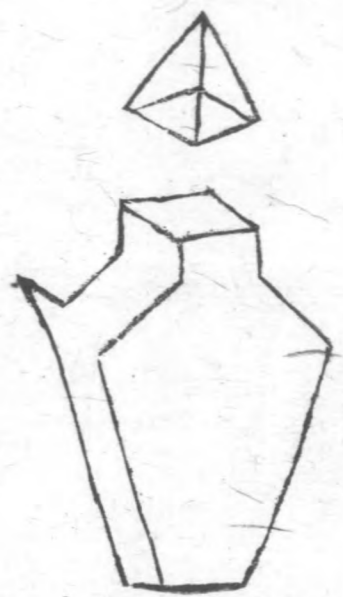
豐

彝舟

圓壺



方壺



書曰簞食壺漿詩曰清酒百壺周禮秋嘗冬烝其饋
 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
 四左傳曰樽以魯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
 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
 尊兩壺于房戶間鄉射兩壺州長聘禮陳饗或八
 壺或六壺燕禮鄉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
 大射膳尊兩甒鄉大夫方壺士旅圓壺少牢尊兩甒士
 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

